

人生

第四卷 第八期

目 要

人生只爲『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爲鷹，爲犬，任物鞭策。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況一切區區事物乎！

——榮根談語——

發揚真理與人才的培養	安隱
在活動中的亞歐美澳的佛教	雪峯
在蘇維埃支配下的佛教	記者
爲什麼要信仰佛教	心悟
入佛之門的第一課	演培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南亭記
釋迦與維摩詰	雪峯
生活上的兩大問題	今覺
佛學問答一束	李恒鉞
八風吹不動	醒世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發揚真理與人才的培養

安隱

今日有許多人，受了膚淺基督教宣傳的影響，以為佛教的不興，由於佛教道理太深不能普及，故主張佛教要通俗化。在宣傳上說：通俗是要的，要說佛教不興，由於道理太深，那就錯了。佛教的不興，並非是佛教道理太深，而是由於我們的智慧不夠，不能理解佛教的真理。譬如說我們對原子能的理解吧！是原子的原理太深？還是我們關於原子能這一類的知識不夠呢？分明的，由於我們對原子的知識不夠，所以不能了解原子的原理！佛法從古代到現代，一直受世界著名科學家日夜所追求不到的宇宙萬有實相的真理，這種真理，也就是現代科學家日夜所追求不到的宇宙萬有實相的真理。即使我們有充分的知識也祇能了解宇宙萬有實相的一部份，關於宇宙萬有實相的部分，根本不是知識所能解答的，必需靈證。佛法所指示給我們的，就是這一個難言法性的真理。由於我們未能把這種真理發揚出來，致一般學者誤解佛法，以為佛法不過是一種迷信式的宗教，那有什麼真理可求？假使我們再不注重佛法真理的體驗，祇顧附和流俗的宣傳，那結果便真的把佛法帶入迷信式的邊緣。所以今日我們需要積極發揚佛法的真理，要發揚佛法的真理，首先要注重弘化人才的培養。

第一、改良教育，培養人才，首在教育。一提起教育，就使我們想到以往僧教育是怎樣的不健全？佛教有沒有教育？有的，就是叢林教育與宗派教育。叢林教育，就是訓練教育，祇注重修行坐臥威儀的形式，根本沒有教育的意識。宗派教育，祇在灌輸一宗一派的觀念，或一經一論的知識，這固然不能貫通佛法全部的理解，即在宗派思想上也不能完全通達。這種教育，祇是一種死的教育，根本失去活力智能的修養，既沒有革命性的鼓勵，也就沒有創造性的建設，怎麼能造就特殊的人才？所以唐宋以後，中國佛學的思想，無論是學術上，或文化上，祇有退步，而沒有進步。即在宗派本身，華嚴五祖後，天台剎溪後，唯識窺基後，雖間有人才出世，然都限於繼承以往訓誨的思想，少有能開拓前進發揮本宗大用者；或跳出宗派界限融貫全體佛學思想，作一特殊研究上抉擇之貢獻，所以在教學思想上完全陷於狹窄守缺停滯的狀態。純粹叢林教育，固然不適合時代，即宗派教育所造就的一經一論的人才，不獨不能發揚佛法的真理，亦復不能擔當復興佛教的責任。所以今日僧教育，必需特別注意改革。要便現代青年要能迎頭趕上這個時代，當然我們要了解現代社會文化的意義，但佛教有佛教固有的文化，佛教有佛教固有的真理，假使我們一味盲從社會文化，對佛教本身高貴的真理都不了解，那我們又怎樣使青年相當發揚佛法的真理及復興佛教的責任？所以我們需要提

倡深入經藏，才能智慧如海。尤其要重視佛教歷史上文化發展及與國家興衰的關係，身為佛教徒，不瞭解佛教歷史的文化，又怎麼能光復佛教呢？今日的僧教育，唯一要能適應現代世界弘化的需要建設現代化佛教教育的體系。

第二、提高佛學的水準，嘉祥、賢首、玄奘、清涼、道宣、窺基、剎溪、六祖等，都是大乘佛教的根柢。同時隋唐時代佛教之所以能登峯造極，也不是偶然的；一面由於佛教人才充足，佛教本身文化才能不斷的進步，一面由於外來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印度傳入的經論，當每一個高僧從印度帶回大批的經論，馬上刺激國內佛教思想的進步。尤其是玄奘三藏從印度帶回大批國內佛學思想發生革命運動，創造新宗。同時，使中國文化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起一種變化的運動。鄰近的日本朝鮮文化也受到深刻的影響。日本朝野的學者，便從這時起不斷吸收中國文化，這就說中國民族文化史上最光榮的時代。唐以後佛學思想漸衰，晚近尤甚。一談研究佛學者不獨以大乘佛學理論太深，降至小乘，甚至人天乘，此應為我國佛學水準最低落的時代。今日不獨不復見創宗立說的慧遠、智者、賢首、玄奘、道宣、空等大師，即佛學大疏鈔的著者，若窺基、清涼、圓測、慧沼、剎溪等，也都成為空前絕後的人物。宋元以後，佛教思想根本失去主動的運動，趨於調和的方向。或以經論調和宗教，或以經論融貫台贊，或以經論發揚宗門，或以經論融貫儒釋，若永明等，洪覺範，大慧杲，紫柏，憨山，藕益等，都是從事於這一類工作主要的人物。唐以後，各宗衰落，祇有不絕如縷的禪宗，維持一派的法脈，但六祖以後，若馬祖、百丈、趙州、南泉、黃檗、臨濟等大德，固不可見，即雲棲、蕅益，也成為絕後的人物，所以我國佛教思想的低落，不祇是一宗一派，實是普遍內退化。論其原因，就是偏於一經一論的主義，今人論佛學，不是楞嚴，就是金剛，或是大乘起信論，不然就是彌陀經，心經，把許多重要經論置之高閣。楞嚴、起信，學者固固然對此有微言。金剛、心經，祇屬於般若的一部分，彌陀也不過是無量法門中一種法門。要以今日一經一論的佛學知識，怎麼能發揚佛法的真理？所以今日我們要緊急返顧古德為學的精神，我們不能為智者、賢首、玄奘、道宣、創宗立說的人物。第二，也得為馬明、明教、洪覺、藕益，以融貫各宗及折衷一切學說的人物。我們不能為馬祖、百丈、臨濟、黃檗等分宗立派第二，也得為龍樹、慧遠、慧思、智顗、永明、一派的的人物振宗風。今日佛教徒倘不能夠積極追尋古德為法的精神深入經藏，怎麼會有智慧如海，發揚佛法的真理，甚至有相當如來的家業力量？

雪
峯

將從印度教手中收回佛陀
伽的聖跡

[illegible]

骨由飛機送至錫蘭時，到處舉行盛大的歡迎會，接受數百萬錫蘭人的禮拜。印度政府的高級官員以及數萬印度寺院僧人，虔敬地受印度一九五〇年級，此大阿羅漢，目連和舍利弗的遺骨又在金剛旬被奉巡，并在各地舉行了盛大的儀式。遺骨更被奉送下西藏。而用機自加爾各答率還至尼泊爾之加德滿都市。當飛機着陸的時候，發禮炮三十一響以示敬意。國王陛下親自由飛機上將遺骨移至那了奉迎，幾乎受全國國民的禮拜，然後於十一月大二十三日，再由國王之愛用機，將遺骨歸還加爾各答之大善提會。

那爛陀佛教大學將再度復興

，印教，陀於，此
來度，印寺此義丘
迎不學。度院學淨，古
接自之。比全府或到，印
援預。之被。全到印
佛用。比破。可。他度
教說。哈。壞。是。在來
再，在。壞。了。當東
有，全。了。回。西
復世，政。了。法
興界，中。自。史
與，中。自。史
日，才。此。上
子，正。經。較
。教，其。過。所
。最。舊。很。印。著
。又。初。度。名。學
的。創。久。度。界
聚房，立。時。的
集屋，耶。大。佛
在。爛。德。無
。印。爛。都。數
度。陀。在。那。國
。佛。爛。出。家

緬甸正籌備佛教經典第六次
結集

耶時，緬甸首相，他金，紐氏於去年秋巡禮佛陀伽復興。佛於此佛陀復興得善提定會由緬甸開始吧！至於的耶前之佛陀伽之返還交涉和舍利弗，又為佛數尊遺骨的奉還之外，現在緬甸議會，說此金為佛的復興，送七億數千萬元給僧團的寺院，一半為建分之一被充為修復被戰爭毀壞的寺院，一半為建築比丘大學，餘款的四成用於明年在緬甸第六屆結集經典而捐獻費，政府於明年及後年也將為第六屆結集而捐獻費，熱心緬甸人現也正舉行集其不足的金錢。將來在比丘大學養成傳道師和寺勢

（在寺院的學校）的教師。佔六成的學校，雖然之一以化設備，而依佛。雖然是興味的語文中，有日文。也將移、交、給在第六日。至今，對於第六、越南政府也有遷、印度、錫蘭、學。六。至今，對第六、越南政府也有遷、獻、及派遣比丘。惟第五回的結果是在一八六八年、三、一八七一年，由維多利亞的國王陛下集好大、共、彰、刻、在、七、九、監、督、的、下、明、的、結、果、在、一、被、此、知、道、因、此、為、這、次、的、結、果、期、底、緣、故、所、以、曼、德、五、回、？還是一個問題。的、結、果、期、底、緣、故、所、以、曼、德、來、政府、同、意、佛、教、使、一、個、問、題、的、結、果、期、底、緣、故、所、以、曼、德、達、到、法、師、自、曼、德、勒、行、至、仰、光、沿、途、演、講、說、教、日、所、到、之、處、，皆、受、各、地、佛、教、徒、盛、大、歡、迎、。

在蒙難中的裏海佛教徒

在蒙難中的裏海佛教徒

一九一四年，在裏海北的遊牧民族蒙古人時候，他們即逃難，而定居於伯格刺德，在革命的時候，在裏海建國。當一九一七年露西亞開始創立時，而在這數年之後，去年此蒙古之佛教徒，總數七百餘人，由德國移至巴拉奎。在此建設他們的村莊，建築佛寺等，維持自己的佛教和文化。

錫蘭正展開於市區建塑佛像

錫蘭為要便人民更加深對佛教的虔誠起見，正在街頭巷尾建立着佛像。這是由勞羅拉市開始，並由其市政府建立的。在此旁鄰市中，約七十五年前時，佛教之比丘和馬齊教的牧師間發生過論戰，結果佛教的比丘得到勝利，故接神論會仍補拉伯奇夫人和美國之歐爾卡托上校會歸依了佛門。

美國電影名星出家做了尼姑

在錫蘭比丘尼僧團早於數百年前就已絕跡，

(5)

在蘇維埃支配下的佛教

記者

請聽過魯瓦呼圖克圖的談話。他是一位活佛，但在共產黨壓迫之下，逃出了外蒙古。

「日本所奉行的的是大乘教義，而小乘教義現在仍盛行於錫蘭、緬甸及泰國。我們必須倚賴這些國家，以保存信仰。」

由於非其地區內准許信教自由，迪魯瓦呼圖克圖把佛教信仰的將來，寄托在這些地區上。

「大乘教義在西藏及蒙古是一向奉為正宗的，現在祇要共產黨控制着這些地區，它便面臨着毀滅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照其自己宣言所說，是與一切宗教都不相容的。」

呼圖克圖相信他是逃出外蒙古的兩位首領要高級喇嘛之一，其餘的已都各自不同地被消滅了。蒙古佛教徒之遭受迫害，在莫斯科共產黨人於一九二四年獲得政權，成立所謂「外蒙人民自治共和國」那時起就開始的。

呼圖克圖說道：「初時，共產黨是很審慎地並不干擾一般人所遵奉多年的信仰。他們以饑民人民食慾作動聽的宣傳，允許給人民以更多的糧食，並改善生活。有很多人的確深信不疑。但漸漸地，當共產黨大權鞏固了以後，他們以說宗教乃是羣衆的麻醉劑；所以喇嘛——人民的敵人——應當予以清算。」

從此以後，喇嘛和其他僧侶開始感覺到這個新政府的壓力。經過間接的方法，他們被褫奪特權，並被褫奪了公民的權利。蒙古青年被送入共產黨管制的學校去學習，來監視僧人及一切宗教。最後通過了一條法律，禁止任何未滿十八歲的人參加喇嘛聖職。這事對於喇嘛聖職真是一下致命打擊。因為和尚是要學者，他必須在很年輕

時就來積聚這種繁重的學問以便致用。共產黨是够乖覺地知道：將奉教年齡用法律來規定在十八歲以上，實足以在根本上置佛教於死地的。

「慢慢地，寺廟內所有名貴的圖書全失蹤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書已經運到了北平的市場上，在那裏被賣掉。……老百姓家裏的佛龕後來也被禁止供奉了。」

「在首都庫倫——共產黨現改稱之為「烏蘭巴圖」，意即紅色英雄——喇嘛已不准在廟內供奉聖像與聖像了。這幾年來共產黨毀掉了不少的寺院。和平的僧人，被迫披上軍裝。」

關於迫害佛教徒的同樣悲劇，一再重見於共產黨所獲得的其他地區內。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來自海南島的，——這是中國南海岸附近的一座海島——這裏中共發動了一種殘忍不堪的暴行，來摧毀根深蒂固的佛教徒信仰。有三十五名最重要的和尚，未經任何審理，被一齊殺害了。將近五千名其他和尚被迫做苦工來修理機場，建築馬路，及從事船塢工作。

海南島兩座最有名的廟宇——文昌寺與瓊山寺——還是唐朝起建的，現在被共產黨徵用為政府的行政公署。其餘另有二百處寺廟為了宗教關係，被共產黨下令封閉，禁止看參拜。

海南島至少有一百名尼姑因共產黨要他們還俗而自殺了。共產黨強迫尼姑要受五個月的主義學習，意圖破壞她們的佛教信仰。現在有七千名尼姑，年齡都在二十五歲以下，正分派在海口、榆林、文昌、澄邁各處訓練所中學習。

共產黨已將所有的佛教徒，無論是和尙、尼姑、或居士，一律列為反革命份子。一切佛教書籍已禁止發行，香燭及其他法器一概禁用。現今海南島有許多善男信女祇好自己在家裏

秘密地拜佛。他們的寺廟被封閉了，主持者也被殺或被迫害了，但他們多少年的信仰還屹然存在着。

海南島，與現被共產黨控制的其他地方一樣，佛教徒是虔敬地遵奉着佛祖說的幾句話：

「自覺兼至誠，制心並修身，大智成孤嶼，海潮難淹沒。」

北投法藏寺新修骨塔落城

北投風景幽雅，法藏寺為山中淨土道場，近新修鋼骨水泥骨塔業已落成，其莊嚴偉觀，蓋冠寶安全省，骨塔最勝處，晨鐘暮鼓，聞法超生，靈骨安置於此，允為有幸。欲寄靈骨於此者，歡迎登記。

本刊收支報告——七月份

- (一) 收入項
- 一、各董事捐款壹千壹百五拾元
 - 二、各讀者捐助及刊費陸百拾五元
 - 三、壽先生三百五拾元
 - 四、上存八百貳拾貳元三角
 - 共入臺幣貳仟九百三十七元三角
- (二) 支出項
- 一、印費壹千壹百元
 - 二、紙張墨筆壹百七十五元六角
 - 三、週轉息金七十五元
 - 四、壽先生存四百三十九元四角
 - 五、郵雜費壹百八拾貳元四角
 - 共付壹仟九百七十七元四角
- (三) 結存
- 結存臺幣九百陸拾四元九角

為什麼要信仰佛教

心悟

一、泛論信仰的重要

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尤其是生在現在這個所謂科學進步的世界上，生活環境是特別複雜的，在這複雜的環境中，我們所遭遇到的，大都是逆境多於順境，所承受的也幾乎是痛苦多於快樂的。總之，這許多痛苦之中，能真正給予我們精神上的安慰與奮鬥的力量，恐怕祇有一個神聖的信仰。信仰能使我們的意志得以堅強，信仰能給予我們生活奮鬥的無比的毅力；我們得以這無比的毅力，一方面可以消極地克服一切環境所給予我們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可積極地創造我們所欲的幸福。所以一個有真正信仰的人，他底前途是沒有困難的，因為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克服它；一個有真正信仰的人，他底前途一定是幸福的，因為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創造它。

四十年前國父倡導國民革命，撮中外古今數千年來文化的大同的三民主義；那時全國優秀青年以求世界的大同的三民主義；那時全國優秀青年開風而起，澈底信仰三民主義是真正能救亡亡的中國，使它走上復興之路，於是發出大無畏的精神，砥礪為實現主義而奮鬥，不惜身命的犧牲。在萬眾一心的努力奮鬥下，終於推翻了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是靠真正的信仰以奮鬥成功的一個例證。

又在十數年前日本帝國主義不惜以武力欺侮或殺害我們的同胞，侵略我們的國土，那時我們政府的力量雖然薄弱，但被欺侮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居然也負起了反抗侵略的艱鉅使命；那時全國四萬萬人民在一股不可抑制的憤慨洪流衝激之下，多數人都自動的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國土而爭鬥；全國人民也萬眾一心地深信全國軍民在英明的當今總統（那時是委員長）領導之下，目前雖然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和失敗，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就在這一種的信念堅強了大家的意志之後，遂發生出無比的毅力，不怕困難，任勞任怨地奮鬥，終於打敗了頑強的日本，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達到還我河山的強目的。這是靠信仰奮鬥而得到成功的又一例證。

由此觀之，信仰的力量是多麼的偉大啊！我們一個渺小的人生，怎可沒有一個正確的信仰呢？人生不能沒有信仰，沒有信仰的人，他底靈魂是空虛的，飄浮動盪沒有一個依托和歸宿的地方。要是遇到逆境當前，意志就不容易堅定，痛苦為所搖動。既不能拿出什麼方法來克服它，精神上又無以作自慰的慰藉，幸福由此遠離，痛苦因是加多。於是祇覺人生痛苦無可留戀，甚至以自殺作為唯一解脫之路，這是多麼的錯誤和可惜啊！要是真有真正信仰的人，殆不至如此罷。所以信仰與人生是有很大關係的！我們一個人應該有個信仰作為生活奮鬥的潛力才好。

然而要信仰也不應當不問是非真偽便盲目地信仰，盲目的信仰也會影響思想的純正，造成越軌的行為，這害是無窮的，所以不可不慎！我們若要信仰，就要找個值得信仰的對象，這種對象是要以冷靜的理智來考定的，要把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築在理智的磐石上。然後以這種正確的信仰與對象作為我們身心行動的領導和趨向的目標，那末時間久了，便能得到實際的效果。所以信仰應當要正信和理信才可以。

怎樣才能正信和理信呢？就是當我們將對某種對象發生信仰之前，應先經過冷靜的理智作一番審慎的考慮，想一想它有沒有給我們信仰的價值？我們信仰了它能得到什麼效果？它與人生有什麼關係？在這各方面都能得到具體而圓滿的解答了，然後才下決心來信仰它，以它為畢生的皈依處。這樣的信仰便叫做理信和正信。假使在信仰之先並不曾作理智的考慮，便貿

然地發生信仰；而且在信仰之後也不知所信仰者究竟為何物？若問其何以要信仰它，信仰它有甚麼意義？便瞠目結舌不知所對。那就是迷信！這種迷信是沒有意義的，要不得的！

所以我要信仰佛教，我就要問我自己你為什麼要信仰佛教？佛教有什麼值得信仰的價值？信仰佛教能得到什麼效果？我這樣自問之後，便冷靜地坐在一個地方去思維，思維的結果，覺得佛教無論是從它的教主方面和教理方面看，都是值得我們徹底信仰的，它與人生確有密切而且很大的關係。現在我就將這種意思寫在下面：

二、佛陀人格的偉大

在二千五百年前我們佛教偉大的教主彌迦牟尼佛降生到印度迦毗羅衛國的淨飯王宮中為太子。據說他的降生是負有重大的救世使命的，所謂是乘願再來的，不與我們一般苦惱的凡夫是為過去身心活動所遺留下潛藏著在阿賴耶識中的業種發生現行所驅使不得不來此世界受痛苦的果報而入胎受生的一樣。

據經典中告訴我們說：釋迦世尊是早在無量劫前就已成了佛了，因為他悲懷深切，不忍讓我們被無明迷網所纏縛的衆生，永沉於昏天黑地的苦海中受生死輪迴的痛苦，而欲救拔之便登於正覺解脫的境地。於是倒駕慈航，再入衆苦煎迫的娑婆世界，示現八相成道，這就是所謂乘願再來了。

佛陀降生在淨飯王宮中到十九歲的時候，因本其深切的悲懷，為解決人生最大的生死痛苦的問題，遂棄捨國城妻子及一切五欲之樂，徑往雪山參師訪道。經過數年的苦修之後，終於在菩提樹下金剛寶座上夜觀明星而悟道，契證宇宙人生的真相，成為九界獨尊的佛陀。

佛陀乃印度梵語，譯義為覺者，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是。自覺是就其理知方面講——

覺悟宇宙人生真理故；覺他就其德行方面講——以一切有生命活動的衆生爲其救度的對象；覺行圓滿是就其理知與德行合一而達於究竟圓滿的境界上說的。所以佛陀確是一個徹底覺悟人生的真相與究竟完成人生的價值的，爲世界空前絕後最偉大人格的聖者！我們對着這樣的一個偉大聖者，能不油然而起無上的崇拜與信仰？

三、世界觀

對於世界如何起源之謎，許多哲學家及宗教家各本其天賦的深銳的智識之所見，發表其自以爲得理之說。有的哲學家認爲世界萬物皆得自水而生，不得水則死，於是便認爲世界乃起源於水，以爲水是世界的本體。……宗教家則認爲世界萬物皆係神造的。然以佛教的眼光觀之，彼等所說的直如瞎子摸象，都不曾道着世界底真相。依佛教說，我們所共依止的這個複雜的現象世界底本質絕不是任何一個單純的東西，任何一個單純的東西也決不能演化成爲如此複雜的現象世界。此複雜的現象世界，必由多方面的分子互相攝持的關係下而生起，而存在的；即各方面分子的本身亦是如此的；這便是佛教所說的緣起道理了。緣起的意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此是因，彼是果。此有彼有，此無彼無，是就空間方面的彼此相依而存在及消滅的因果關係上說的。此生彼生，此滅彼滅，是就時間方面的前後相引而生起及消滅的因果關係上說的。說明白一點，這緣起道理就是告訴我們說：世間上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由一個單純的東西或萬能的神所產生，所創造的，乃是由於空間的彼此相依和時間的前後相引的關係而產生而存在的。我們如欲知現前一事一物的真相，必先求知全宇宙萬物的真相，因爲未知宇宙萬物真相之前，此現前一事一物的真相是絕對無由得知的。須先知宇宙萬物的真相以後，此現前一事一物的真相乃能得知。我們隨便拿一個什麼東西擺在面前，試以橫的空間的方面推之，其關係必由少而多，以至於無窮；苟以豎的時間的

方面觀之，其關係必由近而遠以至於無際。真是前推而不得其始，後推而不得其終，乃至左右相推也不得其邊中哩。小至如電子，大至如宇宙，莫不如此。這種萬物無始終無邊中的高妙理境，非佛陀其誰能知？所以我們以佛的眼光來看世界，世界簡直是一個偉大而複雜的不可思議的關係網。這種道理實足以破哲學家單純的本體論之謬說，和其他宗教主張神造之妄言了。此緣起論的世界觀是平等的，互助的，大公的，無我的。人類如能以此真理體現於彼此日常的生活上，那我們這個世界必成爲大同的理想世界而無疑了。佛教的這種緣起論的世界觀是多麼的澈底！多麼的活潑得理！這，叫我們對它怎能不由衷的生起無上的信仰呢？

四、人生觀

其他宗教多主張有萬能的創造主和主宰者的神的。他們底意思是：世界和人生都是由一個人格的萬能之神所創造的，人生之苦樂禍福也是由神底意志所支配的。如印度教的梵天：「我爲梵天，爲大梵天，爲勝者，爲不敗者，爲金智者，爲管理者，爲自在者，爲作者，爲計劃者，爲最勝者，爲分配者，爲過去未來之聖父，一切衆生由我而作。」因此，神教者便大炫其說：信神者則得救，不信神者，無論你是世界上怎樣好的人也都要受神的懲罰而墮入地獄去受苦。這種幼稚無理的論調，在幾千年或幾百年以前科學未甚發達，人類知識尚在迷霧之中的時代，也許在人們底心理上還會起一種作用，給予他們精神上的一點安慰，可是在今日科學進步日新月異，人類心理皆傾向於現實，知識皆欲求真的時代里，它幾乎全失去了昔日的權威了。稍有知識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這祇是草昧時代的人類，爲解決宇宙人生之謎，及維持社會人心之計而幻想出來的，完全是幻想的產物，絕無絲毫真理和事實上的根據。過去君主專制的社會組織，和不平等的階級制度，皆是由這種錯誤思想的影響而造成的。佛教的主張，則與他的恰是極端相反的。佛

教是極力破斥神權的謬說的，主張一切皆自作自受；種瓜的必然得瓜，種豆的必然得豆，如是因必得如是果，這是因果的定律，也是世間處處可以看見的事實。非是受人力或其他什麼查乎不可測的神力所支配而使然的。

現實人生的果報，是由自己業識所感召的；至於苦樂與禍福，乃是由於過去業行的善惡所招致，並非如神教者所說是由於神底意志所賞罰的。過去的業行善，今生所得的果報必然是快樂的，這如同把油倒在水上必浮於水面的一樣，無論如何不能叫它沉到底底去。過去的業行惡，今生所得的果報必然是痛苦的，這如同投石水中必沈於水底的一樣，任你苦本領也不能叫它浮上水面來。由此看來，人生的苦樂禍福之權，並非操在渺茫的神底掌握之中，乃是操在自己現前的心，因爲善惡之業，都出自心自由創造的。總而言之，神教者的人生觀是機械的，被動的。佛教的人生觀則活潑的，自由的。我們欲求人生的幸福，應該向善的方面多多努力！

五、平等觀

佛教是最平等的宗教！其他的宗教說上帝是天子，是世界的創造主和主宰者，人類是他的兒子，而且永遠是他的兒子，無論你怎樣地苦修也絕不能達到與上帝平等的地位。這是多麼不平等的呀！我寫到這里記起一位居士講的話，很有趣的！他說：「有一次我與一位從前相識的牧師在一個地方遇見的時候，因爲他早已知道我已從佛而入佛了，因此一開口便對我這樣說：『某人啊，你真是太可憐了！』我初聽他這話很覺驚訝，便以英明其妙的眼光瞪視着他問：『我有什麼可惜呀？』」

「你是個聰明的人，怎麼也會幹起糊塗的事來呢？你甘心背叛你底天子，而投到迷信的佛教里去，這不是很可惜的嗎？」他認真地說。

我這時才明白他說我可惜的原因，我覺得他很錯誤，於是便爽直地對他說：

「牧師朋友：你且慢替我可憐罷，我老實告

要素和佛台而成人的一無是個生四體、而五已茲、其物中絕無精神性兩

平暴因一的在處悟，佛了法生是仁苦但四說平意飯惜的耶者皆理的人上，爸爸做唯離訴

等自妄奇差本可的並是。執的佛，你生：等如依，老蘇，可中人生唯上的的了有開你

的棄想哉異實以衆非覺人，佛父陀無有要的你！我何處但道新教佛成所格真有我希資爸爸你邪？

資，執！而上看生那者人斷教親的時如知慈們外們？，是理來師教是佛產。正佛現不格爸爸才道我

說六格應着奇已有見，一的能盡設的兒不爲道父佛移了一那，，混朋是先。生佛的教在是而的爸爸是而覺

成，該，哉。什佛衆個通够了衆。子想人：嗎教了那我你不飯友多覺佛出教師才所要永資爸爸真拔得

的無勞認不！這麼與生人稱做煩生。予父他？徒何這位要假不要吃！麼，與來是宿是以把遠格的正入我

一我力識自大可不樂是所，到個能佛以者底不平等段牧勸使替的我的衆衆的從處真要我呀兒的正現

個是與向自靜地證同生未獨誰如障依陀救視意錯是的，面還真可，老大是在他陀唯平仰壓那爲，惜的是

生四慈的有。生於祇等悟的覺地所奉永的兒是佛說平就有是正惜那實！後本主最有等佛得所什但呢佛很

體，方成一皆佛是的特悟步知行站悲內佛徒們了，知，來，其便：平。平皆所能，無上我們你懷幸

而面佛所具陀在明佛號，，障，衆德苦視然或佛言依求我，你等，等有體真唯我機！掉有：了爲

已過的可如初修文。誰人後到之在之痛陀誠的。知，來，其便：平。平皆所能，無上我們你懷幸

進以我來成證。即古也人，了生，一我是主者教可佛人現在是果是，性的提佛得得了：了爲

的能們習正的佛在人也就也破之並樣們如釋有是對教生是去講要，所，最高教得：了：了爲

其以，人慧覺前與經說稱就除上非，衆此迦人何。吧！正不講要，所，最高教得：了：了爲

中求與不德之後與典：爲是與而說一生說佛會等。！正不講要，所，最高教得：了：了爲

質實佛可相歎與生中佛佛佛一執我本以，言迷不也是。尊的尊的可你靠

絕與求實佛可相歎與生中佛佛佛一執我本以，言迷不也是。尊的尊的可你靠

無精神性兩！來自但；悟是隨覺佛。樣和衆生同痛。是問的尊的尊的可你靠

的洽，，就我非纖纖緣有一因真；。說空怕的平得今也的下以世戰令；。身的一希由在便因此恰作獨

痛予有所是不激性的牛真慨爲正唯。果果也醉等到天一觀爲一果呢戰以，爲句待畫在便因此恰作獨

苦一慈真以發入底自心的下有慈有慈。一，無人。真指天念功隨真？，及過他；，動便世觀加生者自此的

。切悲正我自地無已竭，慈爲我悲悲。處多多的不正够不，。最正亦甚現夫家身爲爲本界念分因，外形自

慈衆的慈說他讚我衆，對悲，的着以。處的大高能的吳指界此利永我這的日他我身裏互是，誠爲無他存

悲生定悲准誰，的實祇一。要則人底無皆徒碑調與余得界此利永我這的日他我身裏互是，誠爲無他存

佛失，人底潛入如的是衆謂，切必我有以勞益，除平其到就我的遠身在史本國家，要的相世緊的發於作在

教樂是必激無地何生有生長至少皆是的除已。你我社我正天說剎平我界爲國利我我動烈殺人有諸一敵由。

：，是無我獵命益皆止少以澈人密我。祇談觀會的的下；，，家某什主我國家歐自爭類一大。於經

根拔更前我真一徹亦於抱慈也我底，切執佛等得念也觀平能人個人，一鑒鑒者，，洲我每根習都然得因說

本苦樂底的哩？得讓人一悲要爲的才的精，和的人的的到既之種者無前無得關顯榮望花而今，。到一人社國角時什則應我爭念人的我我地而此一

神即拔才最高偉呢的事人，害提我有保示知着亂祇天世相真天類會而落時鑒爲該國兒所類錯均正們來生此

也拔。者有的內地前就巴普我凡。正。我個花，談能也的范烈真突製自陵下，已推或生！在的類得因（

可除與。真我慈藏是飢偏，無爲的我真原以對其得便，和的正。造由略人但矣京的死理故求于和到今假平涂自所小國我所若。竟！痛這解此其滅（

是切，整衆即個生是悲的，，火已無能者？有說爲，其事平真天使，其我等以型家們不以（委過過苦我因生，滅（

佛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四一、七苦海，同登覺岸！，同來信仰佛

遺苦以徇一人說的，利用教生評剖發明準真太此，意身自的們悲偉仁不類意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教，並希望！我世會。消滅無幾中得，無所恐出的生更語一最，梁大，皆於超自由解要。信仰佛

入佛之門的第一課

演 培

一個宗教必有一個宗教的信徒，如一個主義必有一個主義的信徒。前者如基督教有基督教的信徒，後者如三民主義有三民主義的信徒。我人如要參加某一宗教或某一主義而為其信徒，不是口裏說說，心裏想想就行了的，必須要在形式上舉行一種特別的儀式，然後方可。如基督教的舉行洗禮，黨員的舉行宣誓，皆是這一意義的表示。不經這一形式的初步儀式，是沒有資格成為某集團的信徒的。佛教是宗教，當有他的信徒，從其類別說來，且有在家的和出家的兩類。不論為什麼類型的佛教徒，要入佛法之門，也有他的初步儀式，這就是一般所說的歸依三寶。若問某人是不是佛教徒，首先得問他會歸依過沒有；行過歸依禮的，我們就承認他是佛教徒，沒有行的歸依禮的，不論他對佛陀具有怎樣的信仰，對於佛法具有怎樣的認識，對於僧伽具有怎樣的尊敬；我們只能承認他是個佛教的同情者，決不能說他是個真正的佛教徒。所以可說：歸依為佛教徒與非佛教徒的分水嶺，也就是入佛之門所上的第一課。

諸位需要知道：人在人生的行程中，向著人生的盡頭不斷邁進時，並不是如在光天化日之下順利前進的，而是如在昏暗的長夜中向前摸索的，其間不知要經過多少困難，遭遇多少危險，感受多少痛苦。雖然痛苦來了，我們得加以忍受，危險來了，我們得予以避免，困難來了，我們得給予克服。但時間久了，總覺外在的壓力太大，內在的生命力有窮，因此就想在這個生命的前途究竟怎樣呢？能不能在這現實世間獲得生命的解放呢？當你想到這一問題的時候，那你必然的要生起生命孤獨無依之感，也必然的要為這生命尋求歸依之處，以此歸依處，作為生命的

寄托所，所以每個人都應有他的歸依處。歸依，是歸投依託的意思。佛法概論說：「如人落在水中，發見救生艇，即投托該艇而得到救濟」。不錯，救生艇是專以救濟落水之人為他的唯一能事的。不過，一個完整無缺的救生艇，固能救人生命登於彼岸，但若是個殘缺不全的救生艇，縱能救人生命於一時，而終不能使人澈底的免於生命危險！人生的歸依處，也是如此：有使我們能得究竟解脫的，有使我們不能得到究竟解脫的，所以我在開始尋求歸依處時，須要加以審慎的抉擇，看看誰能為我們真正歸依處？是真正的歸依處，就盡形壽獻生命的去歸依他；不是真正的歸依處，那就有考慮的必要，不可隨便的去歸依他！是否可為真正的歸依處，不是憑於個己或少數人主觀情意的好惡為尺度的，而是要從客觀的立場，運用理智分析所得的結果為準繩的。所以我們認為一個真正可作歸依的，須要具備幾個特殊的條件：一、觀察所歸依者，自性是不是已經得到了最極圓滿？本身是不是已經得到了一切無畏？真理是不是已經得到了究竟體悟？如果是肯定的，就可無條件的去歸依他；如果是否定的，就有考慮的必要。因為，一個自己還有怖畏而未得解脫的人，你去歸依他，是不能從他得到救護的；如一個跌倒在地下的人去依於倒者，倒者倒在地上，自顧尚來不及，還有什麼餘力來協助你呢？二、觀察所歸依者，有沒有巧便的能力？能不能以一切種方便善巧的攝化有情？是的，就去歸依他；不是的，就不應歸依，因為歸依他，對於自己所要求的生死解脫，嚴土熟生的大事，是不能從他得到完成的。三、觀察所歸依者，有沒有救護有情的悲心？具不具濟度眾生的弘願？具大悲心，懷大弘願，去歸依他，就能得到他的

救護；不然，他縱具有善巧方便，也不能給予我們的同情和救護，歸依他又有什麼用呢？四、觀察所歸依者，對歸依者的希望是什麼？是望他對之作財利供養呢？還是望他自己作如實的奉行？如是前者，就不可去歸依他，因他有求利之心，分別之想，而不能普於一切作歸依的；若是後者，不自己的利益為利益，而以歸者的利益為利益，這就值得我們歸依，並可從他得到實益了。

所以，一個真正堪為歸依者，必須本身具有大智而得無畏解脫，具有大悲而無分別的巧度一切有情。但像這樣悲智雙運的聖者，在這個現實世間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我們切不可隨便的接受別人的傳說，以為某某是什麼神的獨子，某某是什麼天的天使，他們是來救護我們的，堪作我們的歸依。如有人作這樣想，那絕對是錯誤的。老實不客氣的說：世間具有如上所說各條件的，唯有澈底覺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佛陀，所以唯有我們的真正歸依處。因此，從佛清淨法界中所流出的教法，依法而實踐實行的清淨僧，也是我的歸依處。佛法僧稱為三寶，所以學佛的第一步，就依歸依三寶。「歸依三寶，即在生死大海中的有情，信受佛法僧三寶，依止三寶而得到度脫」。

認清了真正的歸依處，而要正式舉行歸依禮時，學者內心必先有的準備，約有兩點：一、念自己的生命狂流，不息的在三界中奔，或升或沉，或苦或樂，實在不是個究竟辦法，因此對於個己的前途，發生極大的恐怖，不知怎樣方能截斷這個無盡期的生死之流。自己沒有辦法，唯有歸投於三寶。二、既發心歸依三寶，就應確信自己所歸依的三寶，定能從生死的大海，確切的救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南亭筆錄

智光老法師講

古人解經論，皆分科判，猶如文章之分章段。文章無章段，則眉目不清；經論無科判，則義意不顯。錢塘慧悟大師註解成道記，未分科判，在已認識佛法者，對原文固可一目了然；然於初學佛之士，則有惘惘之蔽。因做古人解經論之例，加以科判。再者，此錄藏之箱篋久矣，以報於世，未及付印。茲以人生刊需稿，故錄出以資讀者。

記者識

釋此記文 大分三科 初釋題目 二釋記文

三釋銘詞

初釋目中又二 初釋法題 二解人題 今初

釋迦如來成道記

此法題也，上之六字為別題，下之記字為通題，以為文體之一，如多寶塔記等皆可稱記。上之六字為別者，以唯有此記講釋迦如來成道之經過，他記則否。釋迦如來成道之六字中，如來成道之四字，又通於十方諸佛，以十方諸佛，皆名如來，皆有成佛之事，故通於諸佛。釋迦二字，則唯今佛世尊之姓氏也，故六字亦含通別二義。釋迦如來是人，成道是法，於七種立題中，是人法為題，此一題之結構也。釋迦是印度國語，（舊稱梵語，以印度人公認印度語言文字為大梵天所傳，故簡稱梵語，至今世界文字中猶有梵文之流傳。）中國話譯為能仁，（中國話以下簡稱華言）乃今佛世尊之姓氏。據阿含經說：昔有轉輪聖王，姓甘熙氏，聽次妃之讒言，擯四太子至雪山之北，自立城居，以德歸人，不數年間，蔚為強國，父王悔憶，遣使往詔，四子辭過不歸。父

王乃三歎曰：我子釋迦，因命氏焉。今佛世尊，其後裔也。能仁者，謂能以大悲心，犧牲自己，普度一切衆生。如來為十種通號之一。十種通號者，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諸佛成佛，皆有此號，故稱通號。如者不動之義。不動者，不為生滅垢淨增減來去諸二邊法所動。即吾人之本覺真性，此性亙古亙今，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諸佛證之則為法身，然諸佛證之固未嘗得，衆生未證亦未嘗失，故稱曰如。諸佛既證此本覺真性而為究竟覺之法身，本可安居自在，享受無為寂滅之樂，然以大悲心故，不捨衆生，常常來到三界，犧牲自己之快樂，教化衆生，故稱之曰如來。上釋如來，下釋成道。何以謂之道？何以謂之成？道者，人人所必由之路也。修行道路，以次第言之，必經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他，等覺，妙覺之五十多個位次，在此五十多個位次中，漸次修行六度萬行。修行的範圍，愈過愈寬廣，見理亦愈過愈真切。大乘起信論中謂：衆生為本覺亦稱不覺。十信為名字覺，十行，十住，十回向為相似覺，十地為分證覺。妙覺方為究竟覺也。初地又名為見道，二地以後為修道，妙覺為證道。修行而至於妙覺，則功行圓滿，窮證法身，（自己本覺性體），是為成道。亦即證法身已斷盡，理性皆已彰顯，福慧皆已圓成，是為成道。釋迦世尊，久遠劫前已經成佛，然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現佛身必示修成道之相，以爲天下後世衆生作模範。由修行而至於成道，必經過八個階段，所謂從兜率天下，入胎出胎，出家，降魔，成道，轉法輪，般涅槃，是為八相成道。此題中以成道一相代表其他諸相，故謂之成

道之成道記。記者，即記載釋迦如來示現相成道之經過，以啟發吾人之信仰，而發心以學佛也。

二人題

唐太原王勃撰

唐，李氏有天下之國號。太原為王勃之生處。當高宗皇帝時，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號稱四傑。此記為王勃所撰，記釋尊一代事跡，頗能得其概略。並撰有釋迦畫像記，維摩畫像碑，皆盛行於世。

二解記文中分四科 初從二諦顯其體 二以八相示其用 三西天東土紹其宗 四結慶遇記其略

今初

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迹也。

此下為初從二諦顯其體一科。觀夫，發語詞也，亦含有觀察之義。釋迦如來，已如前解之，介詞。垂謂由上而下，迹指釋迦如來此番來娑婆世界成佛度生之事迹。釋迦如來，本已成佛，乃以大悲心故，不捨衆生，來此娑婆五濁惡世。本已成佛，言其他位之高上；五濁惡世，則顯此士之卑下。釋迦如來，能捨佛位之高貴，示司人相，下降此五濁之惡世，故以由上而下而形容之，亦尊之詞也。總言，我們對於如來之應化事迹，應加以觀察，是怎麼一回事。也字為虛字，亦為語言之尾音，在辭端文，亦有引生下文之作用。

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

悲願力，示現受生。

上二句為真諦，下二句為俗諦，以真諦無出沒，而俗諦有生有死也。法界者，法具軌持二義，謂軌生物解，執持自體。願從義便，先解下句。執持

釋迦與維摩詰 (續上期)

雪峯譯

第二幕

第一場
吠舍離國的果樹園

我被維摩詰這麼一說，我才明白。心想：維摩詰是真偉大。啊！呀！世尊回來了。

(釋迦隨伴了寶積的一家人而返。)

弟子一同：世尊回來了，弟子們接駕！(弟子們邊說邊頂禮)

釋迦：呀！我回來了。我今天在路上遇見了寶積先生們。他們說：要到我這裏來看(佛世界)，所以和他們一同回來了。

弟子一同：啊，請坐請坐！

舍利弗：唔！你就是那望高德重的長者寶積先生嗎？請您們不用客氣，請坐哪！這裏的地方很陋小，請你們原諒啊！

寶積：不，不，太客氣！這裏很好；我們到了這裏，就好像到了極樂世界，是多麼的愉快啊！

舍利弗：那兒的話，你過誇獎了。

天聲：舍利弗，你說什麼陋小不好？在佛世界裏，是沒有什麼不好的。因為佛世界，到處皆是淨土啊！

舍利弗：(仰天看)你是什麼人，在天空叫我的名字？

天聲：我是螺髻梵王！

舍利弗：螺髻梵王！你是真的住在色界初禪天的螺髻梵王麼？如果是真的話，最好請你現身給我

來看看。

——螺髻梵王。在空中出現，以種種姿態表現自在——

螺髻梵王：舍利弗！我在這裏，你看不到我麼？

你的心眼未開，所以不但淨土看不出來，就連我都看不到啊。但我老早已看到你了。釋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是極清淨，而美麗莊嚴，勝過天宮的。

舍利弗：你說什麼！此不平而又被落葉蓋滿的院子，比天宮還要漂亮嗎？你的說話未免太妙了。

在我看來，這院子是岩石突兀，荆棘叢生，是相當的難看。各處都充滿着醜物，尤其是那掃也掃不盡的落葉……

螺髻梵王：舍利弗！你別說！你以為這裏是岩石突兀，荆棘叢生的地方麼？那就是你自己的心地上有了突兀的岩石，叢生了荆棘，充滿了醜陋的東西啊！你要以平等的智心來看看，以實相智心來看看，此土皆是平等而又很美麗的平原啊！

舍利弗：……這是怎麼說呢？……

釋迦：(制止着舍利弗說)舍利弗！別說，爭論是無用的，你們看佛土的嚴淨！

(釋迦用右腳壓着它旁邊的岩石，由那裏現出五彩光芒，現

出了美麗而莊嚴的實相世界，大家靜心地向釋迦牟尼佛合掌頂禮。)

釋迦：舍利弗！我實相的國土，是如此的莊嚴和莊嚴。但如果心

眼未開的人，却是看不出。格如日月常明，而盲者却看不見是一樣的，如果盲人日月是怎麼光它一定說是黑暗，那豈是日月的自暗，還不是看的人自己看不到嗎？三界是你自己的影子，因你將衆生心映照在它的周圍。如果你用佛菩薩的心智來映照它，那它就現出是莊嚴燦爛佛菩薩的境界了。

這好像美女的化粧照鏡子，能住在鏡裏更會顯得她的美麗！又如最初生到天上的人，區要試試他(她)自己的福德，所以有盛着同樣雪白飯的飯盆裏，看他(她)們自己所看各不相同的顏色。今我的佛土，也是如此：如我現在用實智映現着它，你們所看到的就是莊嚴無量，功德無量，福德無量的佛土。但依衆生心來映現它，却又變爲醜陋的了。

(釋迦說完後，將脚一放，則原來的莊嚴佛土也看不到了。大家一同向釋迦頂禮，第一幕終了。)

釋迦：實相及其一家人

目犍連

須菩提

大迦葉

阿難

——這是第一幕的繼續。故舞台與第一幕同，光明遍照實相淨土及入光明三昧的釋迦爲中心，弟子們一同合掌。光，你次第交陪，還同普通的光明，淨土嚴淨頓減，減見普通的果園了。

釋迦：怎麼樣？你們都已看見淨土的莊嚴了吧！

寶積：是！已看到淨土的莊嚴了。目犍連：我覺悟到這個世界，到底是不能與實相的佛土相比的。

舍利弗：世尊！請你原諒我，我剛才把這美麗的佛土，看做一個岩石突兀凸凹的醜土是看錯了。

釋迦：那用不着謝罪！你不過是將大家的疑問代問而已。爲了你這麼一問，大家都能進一步明白真理了。但是距離那真正實相淨土的莊嚴，還差得很遠。實相的淨土，並不是有縱橫厚形相的世界。那是有千萬億阿僧祇次原來的世界。那個世界，是用五官六根所不能見的。

實 積：託賴！大家都明白了，我誠

釋 迦：（向實積說）你的朋友維摩

實 積：世尊！維摩詰最近病了，所

釋 迦：什麼？他生了病，（臨時靜

優波離：世尊！我到底不行。因為我

釋 迦：這樣嗎？維摩詰的心境實在

須菩提：（躊躇）世尊！請！我也不

行，也不是我能勝任的。

釋 迦：（微笑）怎麼回事呢？你說

須菩提：回想以前，我有一天，入吠

釋 迦：（有趣地樣子）維摩詰怎麼

須菩提：維摩詰將我的鉢盛滿了飯就

釋 迦：那麼，你怎樣回答他的呢？

須菩提：我說，因為富家東西比較豐

釋 迦：維摩詰不會爲了這句話就

須菩提：是的，他說貪婪心不只限在

釋 迦：須菩提！維摩詰那個時候，

不是問你食物或物質都是空

須菩提：是！世尊怎麼會知道的呢？

釋 迦：我都明白！你怎麼回答他的

須菩提：我回答他食物是空的。但他

釋 迦：那他又怎麼答他的呢？

須菩提：我體念到這個空的东西爲什

釋 迦：（微笑）宜乎如此！難怪名

大迦葉：什麼！他說一切外道爲師匠

須菩提：那麼，須菩提！你是不是

須菩提：不，我決不會受這種供養。

大迦葉：他麼樣呢？

須菩提：他說：用不着怕，托鉢走吧

釋 迦：（微笑）宜乎如此！難怪名

羅睺羅：世尊！我也不敢

釋 迦：（微笑）宜乎如此！難怪名

羅睺羅：世尊！我也不敢

須菩提：那麼，須菩提！你是不是

阿 釋 迦

釋迦：到底爲了什麼事呢？
阿難：記得世尊以前有一次，玉體欠安的時候，我欲拿比較容易消化的牛奶給你吃，所以我一清早即往婆羅門教徒的富家裏去托鉢，恰巧遇到維摩詰，他開口即對我說：『阿難！你爲什麼這麼早即出來托鉢呢？我那個時候，恍惚地回答他說，是爲了世尊有一點欠安，所以我一早就到了這裏來。但他說：阿難！

釋 迦

！你說什麼愚話，如來是金剛身，已斷盡了業障及一切諸惑，怎麼會生病來呢？不論天，人，苦惱，修行者都不可執迷；如來現在是病了。你想連一個較小的轉輪聖王，都不大患病，何況不是肉身的如來法身呢？世尊是清淨身，不朽之金剛身，怎麼會生病呢？如你這種執迷的見解，迷惑的行動，那可不行，趕快回去！如他的那種縱橫自在的辯才，我到底有點不敢領教。
釋迦：其他有沒有人敢代表我去看維摩詰的病嗎？
一 同：（無言）……
釋迦：聲聞弟子中，沒有一人嗎？
阿難：這多的還找不出一人。好了，你們都給我進去，找彌勒菩薩來。（一同合掌敬禮進去！）
第二場

彌 勒

釋迦：世尊您叫我嗎？
彌勒：彌勒菩薩嗎？
釋迦：我明白了這次的事情；不錯，這是彌勒菩薩。
彌勒：但，世尊！這次的任務我也是不敢担当！
釋迦：那是爲什麼呢？
彌勒：這是因爲我以前受世尊授記做佛以後，在兜率天宮，爲王及其眷屬，說：住不退轉的修行方法時，維摩詰就以其神通力，現在其場。他說：彌勒！聽說你由釋迦牟尼

佛投過記，預告你將來即成佛，真的嗎？你到底想於那一世做佛呢？是過去？現在？或是未來佛？如果是過去的話，那不是已經消滅了嗎？所以沒有做佛時期的分了。如果是現在的話，那麼，現在還是不停地在過去，沒有可住的地方。如果是未來，那這個未來還是慢慢地靠近，變爲現在，但那個瞬間，當你一想它的時候，不還是又過去了嗎？所以你想從時間的流轉中做佛者，那就沒有做佛的機會了。這麼一來，你到底在何時可以做佛呢？實相是無始無終，無生無滅的，一切的衆生原來即是實相。彌勒！如果你不是佛的話，一切的「迷」是本來沒有的，所以「迷」可滅的道理，因本來就無有迷故，沒有人發菩提心，如你現在在這裏說法是不對的。證悟不是身得，或是由心得的。能够捨身，捨心，才是開悟。能超出相對的境界，視一切如如，生生，活機靈變的才是開悟，才是佛陀！聽了維摩詰的這一次說法，有很多的天人開悟了。所以我到底不敢担任這次的任務。
釋迦：光嚴童子：你去看看怎樣？
光嚴童子：我不敢當，連彌勒菩薩都不敢去，而我怎麼敢去呢？

文 殊

釋迦：文殊！文殊！
文殊：世尊我一切都明白了。我頗知維摩詰，深達實相說法要，智慧圓滿，辯才無礙，應酬自在，遊戲神通，降伏諸魔，證諸佛菩提。我去！我去看看他的病，順便與他談談實相也好。
釋迦：那麼，文殊菩薩你去吧！
文殊：是！

生活上的兩大問題

今 覺

每個人的生活離開不了衣食，衣食是我們人生活上的兩大問題。

世界上的人們奔波勞碌，除了少數人有着其他企圖外，那一個能說不是爲了衣食的問題？假若他的衣食沒有解決，他又何至有其他的企圖？

人之所以服務國家，服務社會，首先還是爲了衣食的打算，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歸根結底的也離不了衣食的問題。

世間上富人和窮人的區別，也是從衣食上着眼的。所謂富人，不過穿的是綾羅縐紗的耀目新衣，吃的是珍饈百味的上等食品，假若除了這些衣食上的享受，他不也是和窮人一樣？

世界上困擾得人終日不安的也是衣食和食，多少沉淪在衣食的慾海中無法自拔；多少入爲了衣食不能解決，而終身鬱鬱寡歡，毫無樂趣。我們不格氣的說：這些人都不懂得人生生命的真諦！

你看：那些人一生寶貴的生命，大半是在謀取衣食中悄悄度過，然而這也許是很遺憾的事：當你的衣食問題解決了的時候，在你的生命上並不會爲你帶來幸福和快樂。因爲物質的享受，永不會填滿了精神上的空虛！相反，而你的精神得到解脫，物質上即使到了再苦的時候，你也會照常感到自在！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有的是先例：你如不信，請聽我一一道來：

先從衣的方面說起

說起穿的衣服來，各式各樣，形形色色，可惜我沒有開設過衣店，也沒有學過裁縫，不知道衣服式樣的種類。但我的眼睛不瞎，耳朵不聾，我聽說過那些時髦的女郎到時裝店裏訂製新裝，當裁縫還沒有把衣做好，據說式樣就嫌過了時了

！你看，穿衣的日新月異，真够駭人聽聞！

衣服都是新的，喜新厭舊，本是人的常情。而且那些愛穿新衣的人，都懂得「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哲學，他們有了這套理論，都忙著爭相打扮，精心裝飾，以便穿起美麗的衣服來更使自己漂亮，贏取別人對自己的羨慕，滿足那愛虛榮的念頭。其實，那些五顏六色穿得像似花蛇似的服裝，在一個頭腦冷靜，理智清楚的人的眼中看來，並不能遮蓋他們的本來面目！

我們對一些藏有衣服幾箱的人並不羨慕，他們雖然一年四季的衣服不同，早晚的衣服各異，時紅時綠，時長時短，但我們從當前克難的國策上來看，只覺得這些「金玉其外」的士女們是一種無謂的浪費。對他們真正的人格美，並不會有補分毫。

我們對一些衣飾不美的人也不輕視，他們雖然終年都是穿了單單的粗布衣裳，甚至一連幾個月都是這一套，但我們從真美的方面去看這些冰清玉潔的人的高尚風度，並不會減少了他們人格的一毫。

我有一次見到一位高貴的太太，他穿了一套極其普通的服裝到一個集會的場所去，一些人還是照樣對他敬慕，歡呼！並不會因穿了普通的衣服而遭人輕視。而那些穿了最華麗衣服的人，除了多惹人看幾眼外，反而顯得俗氣，這道理是極其明顯。

很多文藝的作家們，寫文章形容到鄉村女郎的時候，都喜歡用樸素的字眼，意思就是說鄉村女郎沒有穿闊氣華麗的衣服。在我看來，樸素兩個字比起華麗來，不知高雅得多少。尤其我們見到都市上的男女，西裝旗袍，一天幾套，帶給我們的除了肉麻的感覺外，不覺對自然樸素生起了

無比的嚮往。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新體的服裝對有些人誘惑是有相當的魔力；夫婦的結合，有些人把衣列入談判的條件之一；甚至齊宣用「妻子衣服麗都」的話來誘惑顏處士向他低頭，曹孟德也曾用過新戰袍來奪取關雲長的英雄歡心，幸而這位士與英雄不是等閒人物，不然，豈不也做了衣服的俘虜！

學佛的出家人對衣的這一方面看得最爲解脫，古代的僧伽，三衣一具隨身，什麼衣的問題都解決了。他們穿了什麼「破衲衣」，「破衲衣」照常的並沒有空過他們有價值的人生。即連今日的出家人，也都是穿灰黑色的「染汚衣」，比那些紅男綠女，他們不知淡泊得多了，雖然如此，他們還不是照常被人尊爲「僧寶」嗎？

弘一大師是一個所謂風流才子的藝術家而出家的，他的一套破舊的衣服不知穿了好多年，他的朋友夏丏尊先生見到了，要做一套新的僧裝送給他，他說：「不！我這套衣服還很好，還可以再穿一個時期」。後來，夏丏尊先生爲了仰慕他清高的人格，把此事特地做了一篇文章紀念他。中外都很風行的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先生，他主張衣食應當儉省而又雅潔清潔，儉省的辦法就是「就事論事」，譬如衣服破了的時候，要拆東補西，要收拾得整齊清潔，顏色要用深的，免得容易沾染上髒印子，既可以出門會客，又可以適宜於平時在家裏穿，這才是穿衣服的最好哲學！

「釋名釋衣服」云：「衣，人所依於底寒暑也」，那麼，爲什麼一定要要求「金裝玉裹」呢？

次從食的方面說起

食，是滋養人生命的源泉，是人的大慾之一，前時台灣新店有位廣欽和尚，雖然有二十多年不吃烟火之食，但他還是要吃香蕉水菓之類的東西，終免不了食。食，誰要是少了它，他將無法在在這個世界上，幾年前的「楊妹」，不過是

(上接第十三頁)

自體者，謂此法體，不失壞，不變異，超言說之表，出規矩之外，非識所能識，唯智者之所知。所言自者，此執持功能，本自如此，非從外來。是即眾生與諸佛之根源，宇宙萬有之大本也。執生物解者，即此法體，能起大用，作眾生內藏之因，與外藏之緣。(此義見大乘起信論)爲軌爲則，以生起眾生對於內心多物之了解。軌猶火車之軌道，車離軌道，則必損毀。物解之物，即眾生之異名耳。或謂法者，乃指萬有諸法而言，是亦可得。蓋萬有諸法各各皆能執持自體，以翠竹不是黃花，黃花不是翠竹，因各有其自體而延續其種類。而諸法緣生，悉皆無性，智者因義，亦界限識。經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偈中一切法，包括有情與無情，生死與涅槃。謂無始以來，六趣眾生，皆因迷此法而有生死；諸佛之涅槃，亦因悟此法而證得。故眾生與諸佛，有情與無情，皆以此法爲因。等依者，平等依止也。然諸佛不是眾生，眾生不是諸佛；而眾生中，人不是天，天不是人；無情中，山水不是草木，草木不是山水，千差萬別，固各有其界限也。淨法界身之淨字，謂釋迦如來，已斷盡一切染污惑障，證得自性清淨之本體，即常住自性之中，以自性爲身，不似衆生以血肉爲身。故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者，出沒即是生死，以釋迦如來，已圓滿證得不失壞，不變異之法界性體，更不再投娘胎，棄血肉身而受生死故。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者；釋迦如來，雖證得法界性體，即以此性爲身，不受生死。然以大悲心所驅使，憐愍眾生，益以宿有度生之大願，故以大無畏之大力，不動本體，來此濁世，示同人相，受世間生死身。示現者，無生而現生也。眞諦謂眞實體，亦即法界性體，名異而義同。法界性體，本無出沒。俗諦謂世間萬有，世間萬有，有生有死。佛從無生而受生，可謂從眞而

入俗。科文謂從二諦顯其意者，即指此而言。然此二句，上句顯體，下句顯用，以命意所在，側重顯證，泊兜率陀天以下，皆從體所起之大用，大悲願力一句，特下文之引線耳。

二以八相示其用分八 初從兜率天下 二入胎 三出胎 四出家 五降魔 六成道 七轉法輪 八般涅槃 今初

按八相成道，有大小乘之不同。大乘有住胎而無降魔，以了魔即佛故。菩薩雖有住胎之相，而行道度生如故，不似常人久處幽暗。小乘法執未忘，故無住胎而有降魔。

泊兜率陀天，為護明菩薩。

泊者及也，乃承上接下之詞。兜率陀，或云觀史多，華言知足，即欲界六天中之第四天。知足者，謂於欲樂頗有知足之感，且希求佛法，以圖勝進。此天有內院外院之分，知足乃指內院而言。若夫外院，則與諸天相同。天，有自然之義，以思衣得衣，思食得食，享受自然故。往古補處菩薩(候補將來之教化主地位，謂之補處)。多處此天。釋迦如來因地。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值迦葉波佛，最後受當來成佛之記，名為護明，如今之彌勒也。菩薩，原文爲菩提薩埵，華言，覺有情。義謂能覺悟之有情，或覺悟於有情，以及上求大覺，下化有情也。由十信直至十地，等覺，皆稱菩薩，亦稱有情，有情即是眾生，菩薩乃眾生中之能自覺覺他，自他兩利之一人耳。

降生毘羅國，號一切義成。

降字對上泊字，猶言自兜率陀天，下降迦毘羅國，初名一切義成也。迦毘羅，國名，或曰迦維羅衛，屬中印度。梵語薩婆悉陀，華言一切義成，或云順吉，悉達，釋尊之小字也。瑞應經云：「菩薩降生王宮時，國中釋種同日生五百男子，鹿中象馬同日生五百駒子，宮中五百伏藏，突然現出，五百商人採寶歸來，各現珍珍。父王見諸

一個大騙子的人罷了。食既是如此重要，當然是人生最重要的要素了。

現在的飲食名稱之多，真是不勝枚舉，除了中餐西餐之外，近年來又有什麼鷄尾酒會的名稱。山珍海味，酒池肉林，除去小說上說的風心龍肝，現在人無法吃到以外，人們天天都想着吃新奇的東西。

新奇的食物是不是真有味呢？這是很不準確的。好比說，普通人每天吃的青菜豆腐飯，當然是不如那些名門巨戶吃得好，但倘若問一聲：「你認爲吃得好的，他們的回答一定叫你失望，因爲他們並不對每天吃的東西感覺有味道。」

這是有事實證明的：我們常常看到那些老閹，關太太，還有他們的少爺和小姐，總是鬧着菜味不佳，時常不是罵僕婦就是換廚子，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每天吃開食，吃水菓，肚子整天是飽飽的，飽肚子任你吃什麼東西也是無味道。戰國時的顏淵說：「菜羹、菽水、藜藿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而前，唯恐不持去也」。因此，他拿出了一套飲食節約的方法：「晚食以當肉」，這確是一個處貧的好辦法。

清朝的大儒唐甄說：「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獲，猶而不甘；與西之民，非凶歲麥粥，難以麥稈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天下之美食也」。從此可知，天下的口味，都是隨環境而轉移，口味並沒有一定標準。

我們對於那些一食費萬金無下著處的人，深深痛心疾首！因爲他們在那裏「朱門酒肉臭」，而今日多少同胞無食，雖然沒有到「野有凍死骨」的程度，但至少在饑饉線上掙扎的同胞是很多的。因爲飲食的不平，造成人與人之間種種的仇視、厭恨、戰爭！西方人不是常常說嗎：「世上的戰爭，完全爲了麵包問題！」我想這確確——針見血的話！

爲了消除戰爭，唯有從食的好壞問題想，佛教的大叢林中的僧侶生活，早上豆腐折

瑞事，故立顯吉之名。

金園天子選其家，白淨飯

王為其父。

本行經云：護明菩薩在兜率內院，因降生時，至六天金園，曰：清淨，汝當為我觀之。……

玉象乘日，

此句是兜率天下之初象也。本行經云：摩耶夫人夢白象，召師問之，曰：何人夢此象？……

示來於大衛胎中。

此第二入胎相也。示來者，菩薩本可不受生，而為度眾生，而來。……

金輪作王，創誕於

無憂樹下。

此第三出胎相也。創者，初始義。生也。夫人既懷妊，已月分將滿，欲足，從右脇而生。……

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畢

若芬華。三十二大士之相

儀，皎如滿月。

此言尊生後，其有之相好也。世尊之身，具三十二種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妙好。……

晚上雪花菜，中午的菜即或有幾樣，也都是合起來燒他一個「羅漢菜」，既節省人工，又少了很

外，他們拋棄了一切財富，實行托鉢乞食的生活，所謂「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安貧樂道的精神，……

四一·七·新竹

涅槃經云：如來之身，非胎所污，如芬陀利華，本性清淨故。

四方而各行七步，九水

而共沐一身。

金剛仙記云：如來示行有三種，一運神通凌虛而行，二自然蓮華承足，三行時足底離地四指

佛學問答一束

李恆鐵

問：定，是不是自我催眠呢？是不是一種昏迷狀態呢？

答：定的種類很多，深淺也不一。外道也有定。佛教的定叫作正定，是一種工具用來發大智慧。催眠術是英國人在印度從瑜珈派學來利用治病矯癖的（見大英百科全書）。所以自我催眠是定的一種，而「定」不僅是自我催眠。昏迷狀態不是定而是某種定的先驅現象。昏迷同睡眠都不是定。

問：定中所會見到的異境是不是一種幻覺呢？

答：定中所會見到的異境大多是幻覺。有時不是幻覺，如天眼通之類。

問：真性湛然，真如常在，肉體死了之後，真如會不會在太空中流轉呢？真如會不會有自我呢？

答：太空是物質世界裏的東西，真如是「能」世界的東西，兩個世界裏面一切定律一切情形都不相同。用物質世界的腦筋想「能」世界的情形就如同人想魚對水的感覺，魚想人對空氣的感覺一樣。三度空間的人，想不出四度五度及其他高度空間生物的情形。一定要講的話，真如在法身世界裏是不流轉的，不動的，恆靜的，普及的。「自我」是肉體人所用的名詞，假如所有的人都像海水一樣，一個人像一滴水落入海中，人的腦筋和我的腦筋合為一體了，那不是「自我」的定義需要改變了？本來人的「自我」不是絕對的，因為各人腦筋互不相同，各人的記憶，經驗，感覺，湊成了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只是在這種環境之下才有的。

問：禪定是不是昏迷，胡塗，妄想？

答：禪定是不可形容的，奧妙的，不過絕不是昏迷，胡塗，妄想等，必須自修自證。以世俗

的話來說是美妙無窮。

問：什麼是了義經？

答：佛經裏凡了義經都是講慧學勝義諦的。如圓覺經，維摩經，楞嚴經。

問：在佛學立場似乎已肯定人生為痛苦，確否？

答：確如尊問。但此人生係指「迷」之人生而言，「悟」之人生則脫離痛苦，得所謂「解脫」了。

問：自性空或無自性是佛教解釋宇宙與人生之真理，是否近似科學者所探討的「相對論」？

答：誠如尊言。梵文的「空」Sunyata即「相對」之意，並非「虛無」之意。因現象界（精神的與物質的）是空間時間和種種變化的函數。

問：佛的生命現象是否受物質現象的影響？

答：不。因佛的生命現象已脫離物質現象界（三度空間）而入於高度空間。

問：佛的境界是常樂我淨是否又墮入現象界？

答：佛的境界超出三度空間現象界，故以三度的頭腦不可想像，三度的語言不可描寫。但為使人略得其影響起見，只好借用三度文字的常樂我淨來描寫。

問：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是什麼？

答：便是常說的往生咒。

問：宇宙從何而來由何而成？

答：宇宙往前推是無始的。是由「能」而成的。問：真心是什麼？和妄心是對立的呢？還是真妄妄呢妄生真呢？

答：真心便是本性，是我們的潛意識或叫根本能，生命能。妄心便是腦筋或顯意識，真妄是一體的，一種東西的兩面，或兩種作用，這兩面是互通的，並不是兩個獨立的東西。真心又叫真如，生命能又叫真能，這「能」是「能力不滅」影響不滅的，但轉變具形相與表現而已。

問：佛教優點在那裏？

茲承

一、本社社董，孫清揚捐助貳百元，周王青蓮居士捐助壹百元，黃玉國通居士，殷金秀芳居士，應奎本慧居士，候本智居士，周本澤居士，陳錦亮居士，張少齊居士，吳本真居士，王海濤居士，中國佛教會，導導寺護法會各捐助五十元。

二、劉惟賢居士、李本慈居士各助壹百元。施王毓麟居士捐助貳百元。（願以此功德，回向先夫施德——蒙律師減罪增福超生極樂）特此謝

本刊特別啓事

今後各方致本社函件，請予注意：
一、凡致本社社長函件：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九十七巷九號華嚴雜誌社。
二、所訂閱本刊公文函件，及交換雜誌，請寄北投法藏寺本社發行部。
三、凡文稿請寄北投法藏寺本社編輯會。
四、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在掩關期中，不便與外界通訊，故一切函件請勿署其名以免延遲誤！

人生雜誌社謹啓 八、一。

八風吹不動

醒世

宋朝有一位頂頂有名的大文豪蘇東坡先生，關於他的人格學問和豐功偉績，那是有口皆碑。至於他有趣味的軼事也特別多，相傳他是五祖戒禪師的後身，所以他平生酷愛佛學，喜談禪理，他的和尚朋友也特別多，尤以黃江金山寺的佛印禪師，是他莫逆之交的好友。他在公餘之暇，不是翻經看佛經，就是找佛印和尚問道談禪。有一天東坡先生做了一首偈語，自謂很有見地，就派了一個差人，送到對江的金山寺佛印禪師看，請佛印禪師印可。佛印禪師接過一看，是「稽首天中天，毫光普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的四句偈語，這雖然首讀佛偈，可是他的含意是說他自己已經達到「八風吹不動」的境界了。

（八風即：利、衰、譽、毀、稱、譏、苦、樂、八種境界。）要請佛印禪師印可，還得聽他一鑒，「見地高超」。可謂佛印禪師是一位得道高僧，絕不隨便誇獎誰人，拍達官貴人的馬屁，而是「寧教老僧墮地獄，不將佛法賣人言」。他見東坡居士有點言過其實，犯了「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妄語戒，馬上給他一個當頭棒喝，把來靈翻過來此上四個大字：「放屁，放屁」，仍交原人帶回。

蘇老先生自從差人去後，他還沾沾自喜的滿以為佛印和尚看到他的如此高見，必定大為讚賞：他是一心無二用的專持好香，等了一會他派去的差人回來了，東坡先生忙問佛印禪師看了我的偈語怎麼說？差人回答說：「沒有說什麼，他在原箋上寫了幾個字，請學士自己拿去看看吧」。東坡先生接過一看，但見「放屁，放屁」四個大字，老先生一腔熱氣，被佛印和尚一盆冷水澆到腳後跟。這一下子可把他氣壞了，簡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連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想不到這個老和尚來這一套，難道我的話完全不對麼？我定要親自過去去責問他，為什麼這樣不客氣的影射我一怒之下，隨即就船過江來和佛印和尚評理，佛印禪師知道差人回去後，東坡先生一定要大興問罪之師，所以他避而不見，禪房門外寫了兩句話，「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東坡居士怒氣衝衝的跑到金山寺，不見佛印禪師出來迎接他，以為佛印禪師真的向他挑戰了，叫小和尚通報，小和尚說：「老和尚吩咐，今天不見客，東坡先生在盛怒之下，自己直奔他的禪房，跑到門外一看，但見房門外貼了「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兩句話。意謂能够八風都吹不動的人，外邊的一切善惡榮辱的境界都不為他所轉，「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稱讚譽利衰苦樂的境界風都不能動搖分毫。今天我不過說了「放屁，放屁」的四個字，你就放不下忍不住，來尋我評理，不是一屁就把你打過江來了麼！這一點都不足為受，還打什麼妄語說「八風吹不動」呢？東坡居士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一見之下，大生慚愧，連說「上當，上當」，趕快回去，免得被佛印和尚看見要譏笑他沒有修養。從此蘇東坡居士再也不敢隨便說大話了。同時也成為歷史上蘇東坡與佛印禪師之間，一個有趣的佳話。

現在也有很多的自稱是佛門大德，（總指在家出家）他們背著講得如何的了不得，叫人不不起起心，要行忍辱波羅密，不要被外境所轉。「一念真心起，能破功德林」，我們辛辛苦苦的修了好多年，被一巴無明火，燒得乾乾淨淨，死後還要墮落三途，那是多麼的可憐！我們要「八風吹不動」，才能用功學道。然而他們自己呢，一風也受不了，東若談些兩句說些「謙虛的」不得，真正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乘願再來的大菩薩。也就「心花怒放，喜笑顏開」你若批評他稍有實話，說他如何的不好，他馬上會氣急汗流，面呈怒容。如果你當面罵他兩聲混蛋王八蛋，他會和你大打出手，演一套金武行。總說他也有兩位佛門中的菩薩，鬧得水火不相容，這是修的什麼菩薩，我也不知道。總之，修學佛法的菩薩，不應該說了叫人家做，自己經不起考驗。如果也和蘇東坡一樣，被佛印禪師一屁打過江來，那才是個大笑話呢。

佛歷二五二五年于台中后里

自由中國佛教刊物

一、海潮音 季刊 每冊二元

社址：臺北市善導寺

主編：大醒

二、覺生 月刊 全年十二冊

社址：臺中市第二十號信箱

主編：朱斐

三、臺灣佛教 不定期 贈閱

社址：臺北市上海路東和寺

主編：李添春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一年

社長 南亭

發行人 東初

主編 人生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臺灣台北新北投法藏寺

印刷廠 統一印製廠

台北市漢中街一二二號

電話：九七七五號

訂全 本省臺幣二十元

價年 海外港幣拾元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台灣郵政登記證警字第...新聞紙二〇九號
台灣雜貨會